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藝文 傳 贊 頌 銘

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

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娱頗示巳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兹若人之儔乎引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宋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子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暍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

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

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容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容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違

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五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董隱子傳　黄庭堅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狹纈戰栗其面有孺子色視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笑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

能乞爾無它言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晩
得之與為禮甚慇為置酒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
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疱瘡
如蓓蕾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為和劑五日
良已與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煮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
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曰冶金鑄銀奔馬即死禍
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留
榼舍旁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

不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十三日

明

御製周顛仙人傳　明太祖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户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

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旁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為何對曰

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遥見以手入胷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蝨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為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

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閒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内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煅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内周遭以火煅之煙消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内煆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

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遥見顛者來迓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殽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殽以供之大飽

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名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旁側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進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軍便充軍又閙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

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拏之急趨朕之馬前揺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者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來報至馬當江中江豚戲

水顛者曰水恠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
眾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
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
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
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
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
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你行遂糗
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

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上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閱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

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説闡其説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
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内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
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
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
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再
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
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

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忠朕以藥藥之名二其一曰温良藥兩片其一曰温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醆子内喫一醆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閒至點燈時周身肉内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過兩番乃聞有菖蒲香醆底有丹砂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

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朕之天眼更云我與顛已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於懸崖處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録之初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及遣人詣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

後人

五荊傳

劉崧

蕭氏有五兒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荊次者曰𦻛曰𦻜曰𦼮曰𦾔荊之父自新𦻜之父自明皆先卒𦻛之父自成年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能通有無均瘠肥同休戚敦叙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相與讀書鳴琴吹弄簫篴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言焉會有旨起均糧城覚自成以田税業等任

總甲事造運舟命冲往泣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出讞冲引服在行既而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已當自行也自成聞而不悅得冲書輒碎裂之不復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某實誣冒自成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府不能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冲冲哭於門外不去自成遥勞之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傷之

後府以自成送臺獄議役終其身以貸死且往屯淮滁閒翀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叔父其遂不返乎今官府事方殷盍分力以共濟衆曰諾時翬最少乃命翬率子姪以就學而命㳂督耕稼命淋造縣服役事而已與翀將更迭往省於滁州會檄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以自贖翀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翀齎往京師以聽命久之不報翀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産至斤婦女妝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卒

卅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卅來亟命爲書綴之卅不爲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卅過滁陽與其弟𨁂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北凡弟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植者及得之則同根而幹者凡五衆異之以爲𦮙荆凡弟數也而其數若有合焉久之芽葉分敷其間一幹乃獨異而非是衆曰宜去之且祝曰符吾凡弟也宜更生未幾有茁而上挺者視之果荆樹也衆則大喜遂酌酒酹

之設具燕馬䎾為之賦五荆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故不敢泯其事而為之傳且將使居滁陽者聞而喜慰焉贊曰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歡同株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忍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自有其事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令蕭氏兄弟罹悲難蹈顛沛極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見類之異者

猶可以同其榮況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類之真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

國朝

贈太常寺少卿彭公傳 子端吾 李紱

彭公諱好古字子述廬陵人徙河南夏邑父舉人諱中美有儒行母劉氏生公時云有異兆弱冠舉嘉靖丁酉鄉試十試於禮部不售就縣職得直隸新城理極衝如無事刻苦自勵時有欲行元人水田之議者檄下新城

白溝河水利可用公為書白上官言奪民桑棗禾黍成利糞秔稻未必然之獲不可一春分浴種需水而白溝冰始泮入秋未收稻而九河下流倒漾稻且無遺種不可二農罷水陸異用農事南北異習養農師易農具多費困民不可三事乃中止至穆廟時興水利三輔騷然民益思公功新城與興州屯地牙錯民地占籍煩羸奸民以欺隱持小民請清丈公力持不可謂丈量事煩擾增課無幾而重困吾民且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大

吏避之後江陵張公居正大括民田朋家作仇新城父老嘅歎謂向匪彭公此令不符今日矣新城有爲緹帥者善大學士徐公階屬所知諷公曰由我通相公可立躋臺省公謝曰吾聞相公賢若由賓以進必以爲不肖矣府推官侯則素貪冒行縣時公不具例金因短公於巡撫張公張襄陽人公嫺婭有分巡襄陽者張方爲舉人以事相迕因遷怒公又入推官譖遂調公新安簡縣新城民千餘人赴吏部乞留尚書楊公博曰令果賢耶

調則難為令留則難為巡撫遂改令陝西同官同官古
殺䎱地邉餉所道田瘠而役煩士習苦窳公日勸農桑
課經義教養並修漆沮水齧城築其岸捍之大市陳爐
村為陶冶所盜哨聚其間公勸築小堡嚴㕓堠盜因以
息石州之亂三秦震動縣有金鎖關為西安咽喉地公
察其西南髙山築濟陽寨與關為犄角屹然天險俄獲
一諜者軍門訊之云石州虜使偵道欲由延安趨長安
今已知險難越無憂也同官以漆沮既同得名山髙水

駚田不可稻耀州富平欲鑿山通漆沮灌田其邑人吏部尚書孫公丕揚主之公抗言勞民以利鄰非智同官固不為用人力以利已非仁耀富平獨安乎孫公無以奪弟曰令强項强項已而直隸廵撫張公移節撫陜西同列危之公笑曰吾盡吾職已耳既至果檄公察平涼延安鞏昌鳳翔四府兵馬錢糧意以困公公夏出冬歸歴三千餘里登對欵件無毫髮舛迕張公大才之悔向時不能知公然公尋得疾遂不起檢槖止俸銀四兩

士民盡傷共伐木為棺同僚賻助始得歸葬而廵撫賻尤厚公清勁屹然特立遇事徑行務利民不茍悅上官卒能使忮者悔心非所謂誠能動物者耶子八人端吾尤知名以其官贈公太常寺少卿

端吾字元莊少而卓犖頎身玉立音吐如洪鐘萬歴乙酉鄉試魁其經辛丑成進士授内閣中書舍人丁未考選山西道御史時朝臣各立門戶公疏數十上力捂權貴破依附之習著破黨論極言其害為黨者患之戊申

出巡鹽兩淮淮課半天下而鹽政日壞邊商內商與水商相為灌輸水商困則二商皆困司課者法令苛察朘削水商罄索不能支往往徙業去公至布寬政勞來撫卹之禁剪單緒掣諸弊四單齊發掣無時視上江鹽值低昂為緩急緝販梟清奸僧擇賢吏司掣商因大甦富安有東河中分三圍為鹺運要路久淤窒運公親相度奏請濬治又建二閘使淮泗不下洩遂為永利江都有漢儒董公祠闕而新之課士其中比報命課倍舊額而

囊不私一錢人稱為氷御史云尋改按漕是春水涸滯
般四千餘又漕臣謝事去公乘單舸晝夜馳督無遺策
運道始通小灘以部員監允無益而滋擾特奏罷之事
竣奉命廵四川建南猓蠻方犯順邊報旁午公偵得猓
情非大創不可奏請以吳公用先為廵撫劉公綎為帥
必平猓神宗方倦勤疏多留中獨公奏輒報可已復為
劉公畫策鑿重慶山路進兵時咸謂非便卒平猓改設
流官事具公所為平猓全書後川南奢氏亂諸路惟重

慶一綫通尤賴其濟乃益服公方略公在川執法不避
勢要有依藩王為大憝者捕得即杖殺之是時廬陵彭
給事芹生與公並以伉直著人稱二彭以比漢二鮑然
終為忌者所中外補叅議道未幾入謫籍公怡然以歸
光宗即位起用言事諸臣補公行人司副旋還光禄寺
丞晉少卿公方圖報効綜出入覈浮費不苟為依隨改
太常寺少卿祀祝步趨唯謹陞右通政同僚皆後進獨
公嶷然老成咸奉為典型焉熹宗在位逆璫魏忠賢擅

命朝士必出其門頗重公使私人致辭上公欲一識公面公謝曰不佞居官三十年守身若處子豈少而守節老乃呈身耶璫大恨天啟五年崔呈秀為逆黨畫策令京堂官自陳欲盡去善類公即具疏乞休閣議留公璫恚曰此人面目何狀我不識何留為遂勒令致仕既歸聞緹騎四出楊左諸君子皆下獄憤鬱致疾年七十竟卒所著嵩螺山人集若干卷嵩螺其别號也又有蘭臺奏議鹽漕兩志按蜀紀保家規愛日齋語録及平猓全

書並藏於家

火神童公傳

唐英

神姓童氏名賔字定新饒之浮梁縣人性剛直幼業儒父母早喪遂就藝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萬歴間内監潘相奉御董造派役於民童氏應報火族人懼不敢往神毅然執役時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箠或苦饑羸神惻然傷之願以骨作薪匄器之成遽躍入火翌日啟窰果得完器自是器無弗完者家人收

其餘骸葬鳳皇山相感其誠立祠祀之蓋距今百數十年矣雍正戊申余衡

命督理埏埴來廠涓吉謁神祠頫瞻之下求所為麗牲之碑闕焉無辭問神姓氏封號率無能知者而浮志亦復不載最後神裔孫諸生兆龍等抱家牒來謁牒稱神曰風火仙詳死事一節并載康熙庚申年臧徐兩部郎董製陶甆每見神指畫呵護於窯火中故饒守許拓祠地加修葺焉牒首有沈太史三曾序曰先朝嘉號而勑封

之不知所封何號也豈即所謂風火仙耶夫五行各有
專司陶司於火而加以風於義何取且朝廷錫封之號
如金冶神木土穀以及岳瀆山川皆曰神未聞曰仙也
豈相之私稱云爾耶敕封之語殆不確耶是皆莫可考
也當神之時徭役繁興刑罰滋熾孰不趦趄瑟縮於前
而涕泣狼狽於後神聞役而趨趨而盡其力於工則已
耳物之成否不關一人罷之美惡非有專責乃一旦身
投烈燄豈無妻子割舍之痛與血肉煅煉之苦而皆在

不傾卒能上濟國事而下貸百工之命也何其壯乎然則神之死也可以作忠臣之氣而堅義士之心矣神娶于劉生一子儒神赴火後劉苦節教子壽八十有五儒奉母以孝聞

晉

翟徵君賛并序　庾亮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虬驤丹霄而不紲豢龍之轡鳳鳴瑶林而

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䪨哉碩跡涔不足以濯神鬚翳嶆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勲表於元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禀逸韻於天陶含沖氣於特秀體認虛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飈霄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軺晁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慚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韻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元解

以釋紛仰朝霞而睎景凌扶揺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潯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欽若人之風嘗問道於無何之廬賓想元珠主以贍授沐道霑淳固已實而歸矣自昔之違於兹七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徳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潸然增欷乃授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曰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唐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於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靡盬館於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座偶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氂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擎跽揖讓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

唱於後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谿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娓娓高識昂昂獨步絶頂孤松空波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宋

洪崖先生畫賛并序　李綱

洪崖先生張氳隋唐間人隱於南昌之西山所乘驢

名之曰雪精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橘出則負巨扇長瓢以從之多繪以為圖蓋有道者也為之贊云

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葛藤橘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髙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元

孝女贊有序　　虞集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實歴乙巳銀絶而冶廢宋開寳初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産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廹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强之莅冶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搒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於
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
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於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
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祀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
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
虞集賛之賛曰
寳藏之興豈為厲階权世盡利民生罹乖䊸䊸二女哀
其所天力不能救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

永寧無愧血食

明

胡貞婦傳贊并序

解縉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聘事朱子為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於金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於環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事長撫下禮度不踰涉險疑危知機

善豫國初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人云貴欲使可賤令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爲名言原長每有所詰責未嘗辦激徐爲申理下人懷服余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覩其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逮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縊爲人

所救𢗍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鞠養長之今復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為即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於里之石屋山之原未葬時水齧其山畔幾陷既葬乃日就平復水潆洄如帶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為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

之讀余傳者當何如生愧也

晉

聘士徐君墓頌有序

孫綽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邈音徽遠播飡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兹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

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髙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謡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懐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夸體沖髙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儁雖曰休明或嬰隙忝豈若先生保兹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脩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

不聞其音徘徊卭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藴援翰託心

梁

豫章頌

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貫金壤上籠赤霄盤薄廣結捎瑟曾喬七年乃識非曰終朝

唐

平原公遺德頌　李華

維上帝降靈為賢弼我大邦鈞明説望協期陳謨仗鉞

出師丕赫厥勛大君以距嶺縁湖八州之域天下震擾
此邦全寜内輔宗師外飫軍旅咽順荆越鍾以眷右乃
命平原賔護東宫而尊大之師長邦憲肅清華夸朱旂
暢轂平原戾止秋霜伊何視我直方春雨伊何弘我愷
悌公張氏諱鎬字從周河内儒家時賢薦讓詔書徵起
三年之間位登將相吉甫方叔平原兼之間歲臨海奸
頑覆浙左陷上饒濦皖寇徒戕害長吏濳逼鍾陵宜春
盜帥家兵徧山吏不敢問人愁苦之公黙麾偏師勿駭

吾人無聲無色羣兇臯夸下遂其順上遂其仁咸曰不有平原遑恤吾身平原之政以類而舉是邦胡兇公薨於鎮八州文武吏人老幼進哭家祭不能舉首夫山川竭未為成災大臣戕德捨榮即哀災之大者刻頌之義發乎心播乎聲施事為教感哀為德公故吏侍御史博陵崔貢文明殿中侍御史昌黎韓洄幼深監察御史趙郡李惟岳謨道大理寺丞王士華子秀刑部尚書員外郎袁州刺史張濬惟清袁州別駕吳郡陸調牧臣及

耆壽表維清彭正運施希廷李開雲百姓彭伋潘王等一十二人咨余為須撫石而泣故其詞也哀皇矣明皇求公於野官在諫省將鋤悖兇謂公有勛庸授公肅宗納為輔翼專征獯戎或塞或通易簡昭融帝命平原八州提封深湖大江宣布睿德淳此下國蕩除妖賊安其父子爰及家室時萬時億山川出雲生此元臣獻歳發春三靈化醇令則逝矣南方愁辛嗚呼平原如其仁如其仁

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詢於師保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士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為急也即日命王人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為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畧觀察等使踰月而遽廟於洪洪之耆老嫠惸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於野於廛咸曰寧取我

裳而裂之寧取我稟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盍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縣令鄔貢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者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謂允于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牢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

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為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蓐之具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貫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督責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中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為寄以為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頑於市者耗斁人之生苟鞭笞桁楊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

刑罰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忍不私逞韓子求瑗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偏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吏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𡑞財數百萬賙於館餼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為蟖其財也不法

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月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頹俗慰窮吡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録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晉司空茂先遠裔也起家石亭别將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

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為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内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弗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馬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讐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於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濠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黄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迨府君又有裕焉

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

仲山甫不之獲今兹頌曰

昔為豫章故有循良黄門之善於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為三張立廉實儉無怨無傷鄖亭之下賔旅其康四封之内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幡王節兮向番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新廣城門頌并序　　符載

貞元十四年我常侍鍾陵之政成繇賦均調法令修理男女小大祇承教化土地千里蚩蚩浩浩莫不刻心化爲端良然後罩恩閑暇將有改築自我官府至於門臺是用采時洗故作新先是城有贅墉横亘東西盤頀便地甚曰無壯瞻彼闉闍亦特其門崇未及雉廣不容軌公斸屈夸垣修塗理巖巖四扇每五夜將旦候吏雲委鼓鳴逢逢輴然洞開軒蓋絶塵而並騖軍旅擁闕而坌入旗過不偃旂馬行不駢跡徘徊

流覽勝氣洋溢改作之致騰淩前人真卓然之思也

君子謂公氣冥元極智遊象嚮以盛德統乎大位苟

視民之弊吾見其壅閼不和之氣決防潰澤之不若

也豈復有煩冤淫濫之志漸於風俗哉循跡改觀正

在於是公嘗濡翰有所紀叙實恐撝謙休聲不揚小

子愚陋贊述銘頌請刻於貞石使新門之績也皇皇

然頌曰

鍾陵古城隘不工麗譙隙穴廢崇墉石貂作鎮寢前蹤

中央砥平谿蒙龍嚴城朝旦日曈曈高大四門車馬通此邦此績垂無窮敢紹華藻揚清風

儲潭神頌　　裴諝

江水上源急如箭潭北轉急令目眩中間十里澄漫漫龍蛇若見若不見老農老圃望天語儲潭之神可致雨質明齋服躬往奠牢醴豐潔精誠舉女巫紛紛堂下儛色似授兮意似與雲在山兮風在林風雲忽起潭更深氣霾祠宇連江陰朝日不復照翠岑迴溪口兮櫂清流

好風帶雨送到州吏人雨立喜再拜神兮靈兮如獻酬
城上樓兮危架空登四望兮晴濛濛不知路兮千萬里
恵澤頋兮與之同我有言兮報貺徐車騎復往禮如初
髙垣墉兮大其門洒掃丹艧壯神居使過廟者之加敬
酒食貨財而有餘神兮靈神兮靈貺享慢享克誠

祈雨感應頌并序

裴　曙

二年余從凡自左司郎中詔領虔州牧不朞月而令行
焉削其煩苛存乎簡易惟德用乂以康保民端巳而屬

吏自修體道而風俗加讓除惡務本闕等不法非時而誅施恵惟勤王闕窮苦出錢以賑原義制事非禮罕言爾日也路不拾遺人歸其厚戊申歳季夏閏月逺郊僭陽於戲儲潭神之靈者入廟而驕陽猶赫陳祠而元冥召陰我信既孚伊神降祉乾坤合德風雨應期表以隨車雲不待族昭其福善雷無假震越翼日而滂沲矣發我枯瘁長我黍稷倬彼甫田厥有秋矣昌以報德靡愛斯牲昌以表靈載葺其宇夫供億王用俾無暴徵

轉輸泛舟爰有易道人無愆色其財罔遺天與和氣而
變不生則災害匪常休咎由政明矣其宋也下堂頓首
其衛也舉國興師神昭至誠則不容易豈比夫至理通
變發言馨香神人叶和天地之利宜保膺元吉翼戴休
明禍亂無因而生福慶永垂後裔睹則不腆敢賛頌聲
頌曰仙郎出守猛虎渡河祐賢進善崇正黜訛黄霸頴
川晏嬰東阿輕關易道禁暴屏苛列邑循吏異畝嘉禾
士農工商阡陌弘多時雨不降儲潭是過幽廟肸蠁連

山嵯峨天地合氣魚龍躍波隨車震霂通昔滂沱賓發賓頳載謡載歌精意以薦至誠伊何牲不愛羊酒盈其犧天下之利期在惟和前河南府祭軍裴宏書

元

賜帛頌有序

危素

皇帝御天下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於是撫州民張天祐與被寵命初賜及再賜三賜時天祐年八十有餘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善保嗇其

精神大隱市廛無求於世藏書甚富以昜其子孫其所以至於上壽者蓋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子惠元元然於尊禮高年尤為備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天下其民易化其俗易成者也於是史臣素作頌以歸美於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筐篚肆頒皇有恩言恵澤斯沛孝理實敦維撫為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

考徵臣天祐生於宋時束帛所蒙明詔飈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家守一處和安車聘賢尚法古昔宜秉直心上裨
聖德化行俗美維皇之明昭垂罔極史作頌聲

明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廷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

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皡皡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揺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

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
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
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
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
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
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
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龍讋解圍而逃丁
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為十

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小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犇八月虜食盡遣舟五

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趣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黄蓋敗之

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元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冦攘義旆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糈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呼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歴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揺光在中夸則之月

禡牙江濵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逮其發紀律精明飈火奮激旟旐揚揚艅艎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呑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駮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横交紐命隕弗顛欑梡湊颿筍束蝟緺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於湖與僅存喘息我方植栅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異越歷四旬飛走窮途將冐萬死以絶其衝

我師見之千觽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髙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昬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欝摇形于樂歌節以鐲鐃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謡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

自今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寛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濵于江水蟲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懼遺孽洊興使物冶鐵璧其窟宅一在西山雙領之南堙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屬尺下施八索謂能鈎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為郡將發視之未及咫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

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牛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是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沉橭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徼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狥郡守某君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咮撥波譎脽

運濤縈夫諸獸驗胜遇禽徵沉竈𪓰産蝕阜泓成靈伯應歷鬼憲宣刑獄籙三辰斗斂七星揮斥雷戮刳劉霆升河青黑鄜川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楹祀融主燄關伯司型八神錫羨五官儲精上旋圓樞下鍵方扃溟妃捧鑑淵后持衡飆笙鶴瀨月吹鳧汀仙旍迴紫童節流青元勳潛汾素牒晶熒鼉山鐵絙龍鼎文銘翊扶鴻穿斡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有序　劉崧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某遭兵亂奔逐蕩析閒鄰邑興國有賢令尹也自其鄉匍匐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入其境田野治而民自謂未嘗見吏也入其闤商旅嬉而民又謂未嘗見盜也老者盱盱幼者于于居者以愉行者以舒既而游於學聞絃誦之聲適於市聞輿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傷僻遠不得為其民以少慨一日之患則又欣欣然竊為興國民獨得賢令尹喜且賀之於是稍摭輿人之歌畧比其音節而為之

頌馬頌曰

萊田之畇畇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陳侯是資居室之翹翹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椽與甓兮陳侯是周野有猛獸噬人血顱孰與逐之有佐其徒羣狐雎盱或窺我室孰與拒之有截其屹我有瘡痍侯摩撫之我有苦饑侯來哺之訓我子弟養我父母以燕則佚以善則不侮爾工爾賈爾田爾舍閧聲趨風咸至庭下庭絶吏符曾不逮呼役有定程賦無宿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沚

鼓絃詠詩樂爾君子侯車出游在彼中洲擊節揚旂安歌以休牢有羊豕池有鰋鯉伊民之生維陳侯之惠矣贑有十邑維陳侯是茂民曰噫嘻昔未曾有朝有袞黼廟有鼎彝毋詔公歸伊民之師潋江沄沄方嶺奕奕我輯輿歌永播無斁

撫東平寇頌有序

劉穎

皇帝四年春撫州大侵民藉食羣盜竊發摽掠東土有司失刑政馬馴用猖獗明年連征弗庭又明年皇

帝選用神明得駕部陳侯使守是邦綏和厥人侯乃悉心招懷頑不即化用白於藩憲大臣請兵天朝今春王師東下得其渠帥脅從釋弗治乃作新邑寧東方人於戯可謂盛德大業者矣是宜頌歌勒諸金石以垂無疆

噫嘻東人孰匪齊民狂昏狡嚚負鄙為艱裒兇鞠頑嘯聚瀰山縱横披猖撞搪搶攘熛決天綱太守神明仁武兼并不殺為刑彼昏罔悛卒頹於天太守赫然我師其

求王命是恭攘除奸兇根薅株鋤舉族為俘膏流骨枯
太守嗟驚潢池弄兵赤子寔冥乃詔元戎釋是脅從逮
捕勿窮餘孽蚩蚩哀號路隅祈悔厥初天地好生并包
含弘善人是矜有俶其墉長林之東新邑攸崇乃賴陳
君詳法昭文用興維新流亡來歸挈妻撫兒感怍欷歔
孰我生全陳父其天陳父萬年上帝孔昭降嘏垂休萬
福來求五峰峨峨疊翠層螺有石可磨我作此詩深刻
大書上與天齊盛德煌煌聲聞洋洋匹休有唐

全懿堂頌并序

袁衍

節婦陳母都夫人陳禮部棣塘先生之母也封股和藥以事二親服節守義以終夫志撫十月之孤登進士為碩輔以昌陳後詔旌史書賢傳炳然一時既終之日人皆望門肅敬知道君子題其堂曰全懿竊惟懿美德也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是懿德者乃衆人之所同有有之而克舉之則節義慈孝隨感而見居常為關雎樛木之風若或變焉為陳母所優為矣

是堂也以風世道以垂無極内則云予哉衍辱知於

棟塘因熟母之賢也三復詠歎而為之頌

有美斯廬賢母之居母也天只惟德之基實獲厥所廣

居正路母也安焉出必由户休有烈光長發其祥爰及

令子肯構肯堂

瑞麰頌并序　　羅大紘

維萬歷四十三年江西連歲大饑吉州尤甚賴撫軍

王公焦勞賑救方伯李公部巡吳公同心竭力守令

仰承德意悉以閭閻疾苦狀報聞撫臣言於上本年二米從折色便報可又留稅銀二萬散各郡備賑民始有更生之望而吉水温侯撫字逾勤亡何三月上旬東華峰下忽產神麪有樵者童子遇一父老指授此可充饑童子如教負一斗歸其家食之皆飽遂流聞各方荷筐鋤往者日漸至萬餘人日所發夜輒滿厥麪細滑潔白不雜沙石以水和之甘芳與米麥麪無異生熟食皆無恙不能多食稍能具宿舂與大無

行者一夜化為土或負太重輒棄去窮民甚無告者所得更粹而甘或為餅或為糕頼以不飢逸臣羅大紘家當孔道睹聞甚夥且真懽忭踊躍為窮民慶幸爰作瑞麫頌一以昭上帝之大徳與山川之靈貺一以表主上南顧至仁與在事拊循精意一以彰吾吉民風朴愿為天人所哀憐故事出非望世所希覯云

頌曰

昔聞天降嘉禾民獻瑞麥當時君臣動色相稱史臣特

書垂教來世然皆盛世休祥惟以新一時耳目聽覩非利物濟人之實惠也惟玆靈山實產異麪精非人巧粹本天成凝若膏脂皎如霜雪黍稷同馨不費耕耘之力調和可食毋煩杵臼之功雜腥葷則嚼如蠟配藜藿則甘如飴少食之飢而能飽過食之飽而不化蓋惟以濟四民之無告即日索萬斛其何傷邇者麰麥有秋禾稼已播穀雖貴而價不騰踊年本凶而人免阽危於恵為不費之恵於祥為非常之祥倘雨玉雨珠既無救於白

骨即降甘降醴亦何補於青苗孰若瑤丹瓊粉藏於不涸之倉霧散雲蒸發於無禁之府老稚兼濟即起死可以回生仁義並行唯周急而不繼寓歡騰穹宇和洽清寧斯蓋帝運隆昌與上蒼合其德故乾道變化亦與聖人同其憂豈惟度歲兆豐康生民於仁壽抑且流慶緜瑞臻歷數之靈長固宜上下同心增修厥德發弘願體至仁蠲不急去泰甚進賢簡能汰冗黜浮理陰陽順四時於以仰荅天貺而凝承無疆休止斯天人交應之道

不可誣也

府學新廟頌　　吳福

江漢之東滙為彭澤五老巖巖南邦是宅篤生陶劉邦之先碩邈矣不作孰究孰闢其一於穆田侯三歲于茲鼓篋問故廟學誰為南望車籃夾以瀰蠡鼉河縈之面彼是宜其二廼社告遷出其奇赢購徒命日爰始經營辨方正位以修以平劃之丁丁捄之陑陑其三廼易廟廡廟廡煌煌廼正廟門廟門將將天作之泮湖水洋洋石門為

闕聖洲為璋其四自冬徂春撤故就新康侯大喜言采其芹鼓鍾在縣籩豆且陳公來釋奠告成於神其五神既歆止肅公而入揖讓登堂英賢畢集於樂胥兮筵御有緝升歌喤喤泮宮之什其六公曰休哉格爾庶士熙事備成自今以始始於存心非禮勿履古之學者學為君子其七庶士感欷若失而獲咸與維新公無我斁山高水長康侯之德勒詩貞珉傳示無極其八

唐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製存焉彤彤蓮宮於江之濆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根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罷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洎此方上士釋法觀釋法鸞與比邱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於

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
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引誓
既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
靈接祝融回禄髣髴交應越五日辛丑新鐘成於是此
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
訇然如扶揺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
在谷滿谷金界岌峇若震若蕩既而拗怒散溢與迴飈
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於禁城入於梵宫徘徊乎

霜天淩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户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觧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引道以勸善因善以建法作法罷以為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横魚吭幸而脱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夸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吕梁使舟檝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葺順中如劒鋋蹈藉必死鉤搦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彰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江州南湖堤銘有序

李翶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髙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蓄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潾潾南陂冬乾夏流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縣水積既深大波其飆亦有舟航覆溺之憂㽬壇疊路車輛其舟童嬰涕墮老媍號愁歷古建兹孰為民籌濬之之來

養民如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鬬臻莫不用力千鎚礐振虩讙相勵不惛而勤堤既成止罔聯突起堅若石城障為澥水蒲莞茭芺鴻鶬鱧鯉惟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梶架豁飛圯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宋

弋陽縣學銘

李覯

慶歷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庭之東令巽尉宇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爲品制事則有變衆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易美知幾孔戒巳甚太學三萬黨人以禁興雖有功廢或爲福漱漏之下誦絃亦足勗哉斯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有序　　孔武仲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州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鈞有竒其髙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主者僧睎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擊之其聲輝喤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息作生善意於是州將虢略楊亞甫為之銘而其屬魯國孔武仲又銘於石以相之曰

上下無疆旁曁八垠有告必聞大聲以振叩之則應不用則默既以時動亦以時息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并序　黄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挾書以遊四方者多蓋在官嘗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歸然未嘗過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為民父母豈聽獄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罷之之為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務實教之用

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嘗溢百員蹌之率其僚潔牲酒豆籩釋奠春秋諸生升降成文耆老歎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嘗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得燕居以勤已事甚大恵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為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

存暴凉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器而藏之閣成謁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釋菜於先聖之廟而告成焉諸生則以告黄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為之擇師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墮隳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而後已關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令則徒會其入百人

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以為非職之憂者何哉此可謂有為民父母之心知發政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則序而為銘曰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切於紉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守以華

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兹道勿嬉勿驁以迪有造得意自已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几吳味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於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分寧縣三堂銘

茂宰蕭公來撫我民自初訖兹忠政日新父母慈之知其苦樂吏瘦民肥猶求其瘼靖共在堂敬畏在庭賓禮

士子有渭有涇我名三堂式頌式勸繼蕭公者無墜斯憲

洪州武寧縣東軒銘有序

溫陵呂晉夫為武寧縣其轡勒足以御吏其俎豆足以和民以其身為綱以其僚為紀其有所急也民以為義其有所漏也民以為仁於其歲豐民閒新作東軒以告豫章黃庭堅曰以此聽民非以勤民也余觀令之為吏訖三年則解體不治民亦厭之令呂侯不

得代踰四歳矣而勤民如始至之日民亦安樂之惟恐其去也故銘以勸來者

吕侯為邦如匠規矩除治燕處不即歌舞於以近之問民疾苦里無追胥抱孫買鉏吏無重糈其虎為鼠我班王春民在東臯于耜于餉勸其作勞亟其耘耔無慢於敎役乃暇日于茅索綯桃李充矣松竹苞矣知我民稼雨澤時矣萬物芸芸自本自根於其並作我觀其復富貴浮雲荷戈而逐吕侯燕處不㨂其欲東軒髙明有突

有祭以納日月以陳鼓笙侯在東軒左經右律燕及其僚射侯酒食洛爾後生式鑒斯今無以豆觴貴民寸陰

三峽橋銘

二山劒立瀧落天路北垂康王之簾南叟開先之布銀濆傾瀉起蟄千雷斷山為梁無有壞隤驪龍守珠不可釣單式告游者登危思孝

寶珠寺鐘銘有序

王庭珪

寶珠寺距安成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

誘檀越鑄巨鐘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盧溪真

逸為之銘曰

蠢然冥頑孰與覺空中雷電怒磅礴大音希聲本無作

同祿儕怒兆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託劔蟠蛟螭怒牙角

六種震動天雨雹鑄此銘詩呵不若

白鹿洞講座銘　朱子

師道絶塞以圯其居令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

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

臨孔昭式詭爾贍

懷玉研銘

我輯墜簡大法以存孰摯其寶使與斯文點染之餘往壽適容墨爾毫端毋俾元白

慶元丁巳三月庚子懷玉南溪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余方討禮篇持以為贈會分半稟以屬吕子約於高安因擬寄之慶元彊圉大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元

龍虎山道藏銘并序　虞集

道家以老子清静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静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概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

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宫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留用光見之寧宗使有司新其宫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為泥書之後以宫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宫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為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為之而余獨見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

締構雄麗規制蓋加於舊藏以木為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内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為八面面為方格以次受貯經之函刻木為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黄君復亨復亨之師黄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

鐘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
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為
藏室亦買田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
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
曰
粤若太始虛皇之廷天貞丈人象氣鍊形結畫神丹出
圖帝青散亡荒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敫落九星縱横
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為

經五千其文載之兼斲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元寧配天作極宰於化亭孕孳緒餘襲武承謦法言神方枚數以莛要其宗旨如罷在型上清有宫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石雕玲龍韜栝籍虎帶縈綖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實兹萬年合增帶齡下土小子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豫章樓銘有序

柳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郡名也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於城上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為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靈承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既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相臣臨席賓僚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玆傑觀增壯南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貫貫不敢讓為之銘曰

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亦

禹所敷春秋戰國擠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涂畫兹
豫章曳楚引吳漢因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旣海滋嶺
砠洪始名州廢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觀察節度
幢纛麾符作鎮開藩列城受呼守牧之良若史有譽宋
制遵唐謀帥選儒迨吏府號孝義則跡以年而命稽實
本虛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旣定南紀旋安里閭時哉裕
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世祖有詔雷行雹舒
曰惟龍興由夫澤菹其潛其躍乾道與俱異指同音革

之迺孚遂簡宰臣建行中書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簽課則民庸賦則兵車謹修候度職貢乃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其北柴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煩戒徒凡四星終若閱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令省署堂昔雖塗府舍潭潭孰啟新模據勢雄尊象乎紫樞兩觀之間有列闉闍疏為修閣達及交衢扇爐揚埃忽不須臾宰臣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譬諸服衣袂則有裾函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

丕具需陶埴斬材工來于于屑構勃興鵬騫蜃噓翼翼闈楯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膚上宜綴筵下可建旟雲宿藻井霞飄綺櫨西山晴翠時落堦除如憑廣莫如挹方諸湖淥右汎江瀾左紆千帆輻集萬屋鱗鋪警夜嚴昕有鼓錞鈝有節干掫有棲漏壺坐息徙倚有亭有廬亦有游氛不攙而袪罕臣來登稅駕踟躕曰令高朗維昔臨泠匪增匪埤匪別匪剞度不在奢名不在誣即榜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爾卜牲釁爾

謀燕胥我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元衮黼黻色笑娛賓其虚其徐殽胾既升醪漿載斟吴絲蜀桐趙王燕姝碭極之戲角觝之夫次舉交陳卒徽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斮𩕮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猶跡之龘治在郡縣謂若蒲盧古然令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大閑克正小體自紆繫此江粤夥民賑虚八夫四耦三歲一畬畞有遺秉野無逋租由宰臣賢仁涵義濡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臺隍飛閣

渠渠臨玆治城如承盤盂由賴陰侯爰始插捄歷數千年考夸應圖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夸前星次焉麗於南弧熒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孤罕臣作樓非以聚酺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時樂以討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劊工託諸碔砆

清江慈濟寺鐘銘并序　　傅若金

去清江城南二十里丁家渡當江廣水陸之道歲春

夏水潦暴溢舟人因阻險要重利行者病焉里人劉充成思弭前患乃致浮屠之能任斯役者得新喻廣恵橋寺僧永華持疏走上下即好事有力者勸共出錢造舟為橋以通往來其旁屋浮屠令守之庶弗廢事未集會郡幕長月忽難君適至興利去弊政先仁民華走君白主其事令出郡人士翕然從風以勸且無敢沮撓者華得錢若干萬緡橋為方舟四十有五為浮屠屋若干凡木石工作之費橋萬五千緡有奇

屋五千緡有奇既成橋君割俸入錢二百五十緡畀浮屠令範金三百斤為鐘勒歲月其上志始末焉集賢揭公徯斯樂與人為善者為題其橋曰月橋寺曰慈濟橋以君名寺以善稱昭勿忘也始工至元五年己卯九月畢工明年十月又明年至正改元辛巳四月君移官工部當去郡華與劉氏子本來請銘鐘且著君之不可忘者嗚呼昔鄭子産以有君子養民之惠而見稱孔子及以其乘輿濟人溱洧則猶不免孟

悧氏不知為政之譏而其存心則善矣甚矣古之君子之難哉近世之為政者非徒患不及民且多漁取以自利民病甚至莫之恤於是去子産遠矣其能知政之本急所先務而又割其俸入以建永久之績如月君者夫固無愧古之君子而足感發今之人哉聲之聞遠且不朽將有類是鐘者已銘曰

江之汭不可以揭不可以揭有坦斯濟民之隱不可以虹不可以虹有鎧斯鐘鼓鐘鎧鎧震彼冥行孰其範之

於闕厥聲厥聲闕止佐於天子天子萬壽德音不已

明

何侯廟鐘銘并序　　陳謨

侯自元朝至元丙子內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於兹百歲益虔肹蠁感通震於遠邇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毀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圍鳧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惟侯之民功亦既銘於鼎鐘惟侯之廟貌非鐘不震耀鏗鍧鏜𨱔金聲烈烈匪惟侯威益彰厥德既鼓於宮亦聞於野侯之出入有肅其駕彼蒲牢之吼徒驚於海隅曷若此音輯定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於西昌我銘此鐘千載不忘

李氏慈和堂齋銘并序

周忱

慈和堂者吉水李氏兄弟養親之堂也李氏之彥曰遵愿曰遵懋曰遵遡皆與余遊余嘗愛其兄弟間内

無私帑外無間言且皆恂恂雅飭好學不倦以是知其母氏之賢葢遵愿兄弟方童稚時其尊君已去人間世所以教養訓飭俾至於成立者皆其母王孺人之力今孺人髙年鶴髮康强無恙而諸子玉立怡怡然奉甘旨於一堂之上慈和之氣象於是可以想見遂喜而爲之銘曰

古之賢母擇鄰居之亦有兄弟伯壎仲箎匪伊母慈帥克誨子子之友恭母慈攸致瞻彼李氏有堂言言母氏

聖善凡弟怡然昔之敎矣詩書道義今之懷矣連枝同
氣睨彼末俗豆萁興歌我則不然和樂實多戒彼澆風
箕箒誶語我則不然和樂且孺慈和之慶萃於一堂上
天錫佑富貴康彊

獨對亭銘　李夢陽

巖巖五老若翔若垂堂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
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為曰靜
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

基鼓篋摳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
崖巉熒熒如日如星郃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戢陽孰
並而當淙淙者淵有源有泉不有哲民疇開我先五峯
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作銘於亭來者式
思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二